

孟子根錄 卷十一

告子上 凡二十章

總論

約旨此篇明性善之旨乃孟子得統千群聖之寔其樞要在公都子一章羣言淆亂而折衷孔子此孟子立教之旨也上半篇先言性次言心而終言教其言與中庸相表裏

下半篇亦性善之餘論也任人重食色而輕禮與告子食色為性而外仁義之意正同故因告子而及之餘若曹交不知堯舜之道在孝弟高子不知小弁之怨為親親仁義不明而不仁不義之禍盈天下王道熄霸功作言富言強若慎子若白圭皆其徒也即宋輕欲寢兵而究不知有仁義則亦彼言富強者類耳孟子之紛紛致辨豈得已哉以不屑之教誨終正以明已立教之旨也

杞柳章全旨

此闢告子性無仁義之說也告子即杞柳論性病根在為字孟子即從為字生出戕賊二字以折之○條辨告子四章俱是立論不是問辭其言性根祇止在生之

謂性一句彼但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仁義之理即性也朱子孟子辨告子數處皆辨倒便休不會說盡道理勸學錄凡物皆可言似獨人性不可以似言此章告子開口說一猶字便錯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櫨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櫨。櫨音杯。櫨丘圓反。

性者人生。

所稟之天理也。此指性之全體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蔡虛杞柳柅柳桮棬屈木所為若

扈也之屬。扈飲酒器區盥水洗手器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矯者曲而使之直如荀子

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本此以立教而告子乃欲出其性惡其善者偽也說以亂之曰性止此性性之外一無所有猶杞柳止此杞

柳杞柳之外一無所有也義非性之本然猶桮棬非杞柳之本然也性猶杞柳則性無仁義義猶桮棬則仁義非性何也有待於為也以人性為仁而後仁為義而後義猶以杞柳為桮

桮而後桮桮桮在人為之而不能任之杞柳之天仁義亦在人為之而不能任之人性之天也孰謂人此合下三章俱是要折孟子性善之說彼見得性是天生底故喻以杞柳

性之皆善歟義是人成底故喻以桮桮上兩句還是虛說開說下二句方是寔說台說以字為字但着力為字是說後來做作出的勸學錄先單說義後兼說仁義告子意中先

有義外論頭在以人性為仁義為字亦指義字居多看下食色孟子子兩章便見徐山琢既為桮桮便不是杞柳然則既為仁便不是人性告子之喻其謬如此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為桮桮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桮也如將戕賊杞柳而

為桮桮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豈子之言天言如此則天下

為桮桮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豈子之言天言如此則天下

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孟子曰吾且問因子之

生之性也以爲桎梏抑將斬刈之束縛之而後桎梏之體以成桎梏之用以著也如必將

斬刈束縛杞柳以爲桎梏亦將斬刈束縛人以爲仁義與桎梏成而杞柳已不勝戕賊仁義

成而人亦不勝戕賊人誰不懼戕賊而畏仁義率天下之人視仁義爲人之桎梏視爲仁爲

義爲恃人性之斧斤者必自此言始之也是禍之也孰謂仁義果有待於外爲哉而猶以性

爲惡上四句是闢其立論之非下二句是究其貽害之大本以戕賊二字破他爲字先以

哉順字對觀出戕賊二字語氣則注下句言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如將二句是節

其言而難之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以性卽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孟子從爲字抉出戕賊

來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自清語意重在人性不待戕賊上又因其戕賊則人皆以仁義非

性所固有旣暴之棄之而不肯爲且以仁義爲害性之物益畏之避之而不敢爲豈不是害

了仁義不曰仁義之禍而曰禍仁義者是倒裝法南軒孩提知愛此卽是仁及長知敬此

卽是義自愛親敬長而推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無非順其所素有而無待矯揉而後成也

告子以仁義在性外其失非小故不得不辨勸學錄外仁義於性而以爲禍性者告子之

本旨也言仁義而有率天下以禍仁義之名則告子所不敢居也故孟子不以禍性折之

而以禍仁義折之

而

湍水章全旨此闢告子性無定體之說也以人無有不善一句爲王宋節言不善之出於人爲

正以明性之本無不善○通章皆以水配說蓋卽告子所喻以曉之以物理明性

理也

○告曰性猶流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

無分於東西也

端他端反

湍波流滌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

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則以性無

善惡特可善可惡

耳故曰小變之

近於楊子善惡渾之說

楊氏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渾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

揉之前可以喻性觀水於未經疏濬之前尤可以識性蓋性之混然猶湍水之混然也何也

湍水止波流之滌洄耳無有東也決諸東方則東流無有西也決諸西方則西流是無定向

也然則人性之善不善無定體以待人此告子以水無定向喻性無定體也此決字即

所為猶水之無分東西以待人之決也上章為字下節使字意但告子曰氣輕微二決字

意注兩則字見得倏東倏西毫無定向可東可西絕無常形以此喻性則善惡皆是後來的

儲中子指未決之水而曰若者宜東若者宜西指未決之性而曰若者宜舜若者宜跖而亦

不可得指既決之水而曰若者本東若者本西指既決之性而曰若者本舜若者本跖而亦

不可得何也無分者也約旨此非告子有所悔而遷他道我前見屈只是比喻得不好其

寔性無仁義之說確不可移如水之湍決東也是人決西也是人性本渾淪為仁為義也是

人為不仁不義也是人知人之為不仁不義不是性則知為仁為義也不是性矣○引說陽

明以能視聽言動的為性即此意也不知視之明聽之聰言之又動之肅乃所謂性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無有不

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孟子曰子謂水無分於東西信矣然豈無

分於上下乎蓋決東則東以東之下也決西則西以西之下也是水之流之就下也人性之發而爲善也猶水之流之就下也謂之爲人其性之發決無有不善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惻隱天下必無此殘忍之人遇呼爾蹴爾而無不受弗屑天下必無此貪昧之人也謂之爲水其性之流決無有不下東方下而不東流天下必無無端旁溢之水西方下而不西流天下必無無故而逆行之也此孟子以水有定向喻性有定體也東西可轉移上下却一定水也孰謂性無定體哉以上下換却東西二字便已折倒無分乎上下是言必就下不就上也但還是渾說下二句方明言之廣炬訂人無有不善句要說是善有一定不是說善無不同勸學錄人之性上同於天天無有不善性亦無有不善也人之性不下同於物物之性有不善人之性則無有不善也人別無所謂性善即其性水別無所謂性下即其性又告子無分於善是混善於不善混善於不善則善亦甚襍而不純無分於不善是混不善於善混不善於善則不善亦得參而中處人善之善是對無分於善一邊人無有不善是對無分於不善一邊總註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處且莫用個順字

矣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頰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人之可使爲不

養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角反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

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水無有不下而有時水不下者何故。今夫水本濡足而不過額也。乃忽然過額者非水之過額有使之過額者也。何以使之過額。搏擊而跳躍之。不過額者可使過額亦本在川而

不在山也。乃忽然在山者非水之在山有使之在山者也。何以使之在山。壅激而逆行之不在山者。可使在山。是豈水下之性哉。搏之不得不躍。激之不得不行。其勢則然也。知水不下之故。則知人不善之故矣。人性本善。亦可使為不善者。或為氣稟所拘。或為物欲所蔽。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逆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為善。奈何因人之使為不善。遂謂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與他說破。就他決字生出搏

性無定體耶。激字來過額在山。又就東西二字而極言之。與前章以戕賊甚言為字同一機鋒。使字從搏激二字勘出。勢字從使字勘出。既目為不善。又云其性者。蒙引謂其性

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本讀依之。張惕菴趨勢利為人所使。舍己以從之。縱嗜慾為己所使。甘心以蹈之。人之可使為不善。不出此二種。說統此節。不是為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曉樓就水之性言之。無論搏擊之未施與搏激之既去。仍歸於順流。即此奔騰震蕩之時。而所為皆言就下之定體。自在則正。不得以搏激之使然者。謬謂水本無分也。就人之性言之。無論物欲之未交與物欲之既淨。仍復其固有。即據攘攻取之會。而所

謂渾然至善之定體自如則又安得以物欲之使然者漫言人性本無分也

告子論

此闕告子以氣爲性之說也生是氣生生之理是性孟子姑未論及只就人物二字詰問令他自勘個同異出來而其說自破○此章都就氣質上論而氣質正自

不同告子不特不識理並亦不識氣

告子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知覺運動總言都是精神分言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告子論

性前後四章理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朱子曰

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

告子曰我所謂性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人生而

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個形而下者

曰有知覺有知覺卽性也生而能運動能運動卽性

也所以知覺運動之外更別

註兼說人物直貫未節言在告子本意是以人言不知人物

無性又何分於善不善哉

無分卽胚胎在此

生指生存之生不特指生初生活也知

覺運動非正解生字須看註所以二字是所以知覺運動者是氣也氣是活底乃所謂生

之謂是直指語言卽生卽是性何用深求其冥然惇然在之謂二字孟子堅其辭而窮之亦

在之謂二字○約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直動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關是以

廣生卽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何嘗不是生之謂性然孟子逆知他所謂生必不是指天命之

理必是指那知覺運動之氣故探其意而以白之謂白爲詰既凡白皆謂之白則凡生皆謂

之性而人與犬牛無別矣

孟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

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添出凡字同字以告子止孟子曰子謂凡有生者言人而孟子兼言人物也同謂之性猶凡為白者

同謂之白與告子曰然生之大同固即曰之大同也孟子又甲詰之曰天下之物號為白者亦多矣有白羽焉有白雪焉有白玉焉今子謂凡生固謂之性猶凡白同謂之白將白羽亦猶白雪而無至輕與易消之異白雪猶白玉而無不堅與堅潤之異與告子曰然白之大同無殊生之告子以生謂性便有混入於物意孟子一聞其說已有未節一段辨論難但不大同也得其說無以申其辨故先以白詰之以有形之生質喻無形之生氣也又恐他有遁詞故再問以寔之白羽四句即申明明白之謂白句白羽白雪白玉二字各連說下四白字方是人去白他羽雪玉色同而質異白羽至輕之白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詳說白羽白之成乎質者白雪白之凝乎氣者白玉白之至實者勸學錄告子上個然字是即生即性矣下個然字是凡生皆性矣故孟子急以然則二字折之○李安煖生非性共所得以生者是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得以生者未可知也迨問以猶白之謂白而應曰然則即生即性生與性不分矣然雖曰即生即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迨問以白羽猶白雪白雪猶白玉又應曰然則凡生皆性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指顯

然自供而孟子犬牛之誥乃應弦而倒按反詰處舊說只是一意此獨作兩層尤爲精細

然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

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孟子乃折之曰凡物同謂之自然則凡生皆謂之性犬有生牛亦有生不獨人有精矣○生也將犬之性猶牛之性而無金畜土畜之異亦無艮止坤順之異犬牛之性猶人之性而知覺無蠢與蠢之異運動無精與粗之異歟信如子言則是性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竟爲人之所以同○此因論白而反折之然則二字緊接上兩然字來口氣直頂白於禽獸者也豈不謬哉○之形氣無分則人物亦無分四句一氣滾說歸結人之性句方得辨析語氣犬性猶牛性句只帶過蓋此節不重大牛無別只重大牛不可與人無別按四書鏡天之性金畜也其性守牛之性上畜也其性順即犬牛之性尙且不同何況於人如此謹便兩得○勉齋告子既不知氣與性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固有異

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魏大中告子聞言之下而不無少悚於心則即此是生即此是性斯固犬之性所必無斯固牛之性所必無矣即告子聞言之後仍自悍焉弗顧而天下之人萬世之人必有不安於為犬必有不安於為牛者矣。勸學錄上節兩然字告子應得此節然字告子應不得告子依然人也其肯以犬牛自居乎。

食色章全

此折告子義外之說就論長而屢詰之緊要在長之者一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

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了然矣下二節只因其所明者通之至食色之非性全

未論及彼不識仁之所以為內亦未之及。○中間以自辨長從色字生以多辨長從食字生

告子曰食性也內非外也美也非內也

此即生之謂性之說知食色之美即知覺甘之悅之即運動也

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

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

所謂用力於仁者只是順其甘旨悅色之心

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一日不甘食悅色則生氣絕矣此便是他用

力於仁處謂不必求合於義者謂

告子曰生之謂性知覺運動之謂也知知食之美知色

不當復論其當甘當悅之理也。○甘之美知覺也知食之美而甘之知色之美而悅之甘之

悅之運動也食色非生乎則食色非性乎由食色為性而推之甘食者愛此食悅色者愛此

色愛無不愛仁也並無貪色已具愛無不愛是仁生於內也固非外也食有可甘有不可甘

色有可悅有不可悅可與不可義也既有食色始分可與不可是義由於外也寔非內也因義外而並謂仁外者未觀之甘與悅因中熙周云小兒初生即知飲乳看火所謂食色性也仁內而並謂義內者易觀之食與色哉仁內四句諸說皆蒙食色推開主泛言滙泰意固該得濶在本節却自相承說下註中兩故字頂接分用勸學錄甘之悅之是仁宜甘不宜甘宜悅不宜悅是義仁以順吾性故以仁為內義以逆吾性故以義為外告子所見如此滙泰告子意純是外義其曰仁內特欲翕欲張之詞耳王學舒告子以心之愛為仁而德與理無所見以事之宜為義而心之制無所見仍是以生為性而小變其說

孟子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也謂之也也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也孟子曰仁義一理仁既在內而義獨在外果何所見

乎告子曰如長長義也今有人焉其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為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心存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為白是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之心存之內也天下豈有未見白而豫存一白之心於我之人則天下豈有見長而豫存一長之心於我之人哉自從其白於外則長亦從其長於外故謂義為外也也內則俱內既以義為外則并不識人可知但弗與深辨問意只重義外上仁內帶說我長之彼之長使然彼長字重讀正見我做不得主張所以為外蓋告子只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義有義似人帶來的一般長與白俱指人言至孟子辨之方兼馬說故

謂之外也。何指義言只承彼長二句說。

曰異於白馬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

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朱子曰：長馬只是口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

則是誠敬之心。

自

孟子曰：白從其白於外。而長不徒從其長於外也。何也？今夫人有白者

中而發所謂內也。白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固無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亦無異於長人之長。歟。蓋長馬之長。不過口稱之而已。若長人之長。則必不

僅口稱其長已也。吾且問：子將以長者年長於我為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之恭敬退遜為義之所在乎？義不在彼之長。而在己。此即其意而闕之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是白色。

我長之之心。則安得謂義為在外哉？

下

長字做此。

註中乃所謂義也。是就白無異而

長有異。辨其以白喻長之非下。乃單就長人土見義不在長而在長之者。以明義之非外。辨

其彼長而我長之之非。

告子重讀彼長二字。故謂非有長於我。孟子重讀我長之三字。如

何說得非有長於我一轉。換開語氣迥別。

前四句言長人不同於長馬已為長之者。理脚

然意尚未顯故再將且字一折言縱能外長於我不能外長之心於我也折得他外義尤醒（滙）長之宜長是在物之理我長之是處物之義告子只見得在物一面故孟子特就處物上喚醒他

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告子曰長之之心亦非我之所）

能主也如仁在於愛親吾之弟與吾同氣吾則愛之秦人之弟非我族類吾則不愛是不能強我之愛以我爲主者也以我爲主則在內故謂之內若義在於長長吾之長吾不得謂之少固長吾之長楚人之長吾亦不得謂之幼亦長楚人之長是不能沒人之長以長爲主者也以長爲主故謂之外也義卽有長長（此）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辨借內形外二段勿平悅之心而長之之心非因人而觸發哉（律）字依註作主字看秦人楚人大槩言疏遠之人不必拘諸家謂此仍是彼長而我長句語頭但看來亦自不同前竟認長者爲義此已畧認長之者是義矣但謂卽以長之者爲義而長之之心亦是因人觸發終非我所得主張其權仍不屬於我已將長者義乎撇開緊承長之者句來說他只以長爲悅畢竟與以我爲悅者不同故伴仁之在內以闡義之在外耳誦此處須與彼長而我長之二句分出層次勸學錄愛與不愛是本於情長與亦長是迫於勢情則自然勢則勉強故以分內外告子之見如此（又）既可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我爲悅亦將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

長是以我爲悅矣既可曰長楚人之長亦長人之長是以長爲悅亦將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弟爲悅矣安見長之大遠於弟長之之大遠於愛弟也

曰秦人之疾無以異於耆耒夫物則亦有然者然則耆耒亦有外與耆音嗜同言長

之耆之皆出於心也長在人而長之者在我猶疾在物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

明者而通之徐思曠曰以白例長却從異處見義以炙例長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

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落空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

不聞其能曰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

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然者矣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炙在外而耆耒亦有外與吾知炙在外而耆

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非吾心因外而轉移乃吾心隨外而裁制義不在外明矣

義既非外則仁益非外此因告子明於甘食之性而信其在內者故以炙比長以耆比長

而食色豈可以爲性耶物字指疾亦字對長人然字指耆之同炙在外也而耆

之者由心辨其甘則長在外也而長之者由心酌其等大抵告子非專以義爲長不屬長之

他連長之鄙認在外孟子只申明長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合訂將耆耒耆字重讀炙

字輕說便可得義內之意四書鏡然則是折辨口氣必先承上以長爲在外來方指得此二

字出亦字并醒有外作在外自安李安溪其視耆耒無以異於楚人固知其設心不生而

中之無義也已久。卽其愛吾弟而不能推諸秦人。又見其愛心之薄。而仁之與存者。幾希。然皆未可遽辨也。姑就所謂食色性者而曉以嗜炙之無異。蓋且使反其義之失。而徐而思之。亦足以救其仁之亡也。

孟季章全旨

此明義內之說。只在行吾敬句已盡。滙參上章言長。而此云吾敬者。惟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托辭解於彼。說個吾敬。則敬已由中出。非他人所能假借。而因時制宜。亦皆吾心自有之裁制。此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但彼雖知義根於中。未知義妙於時。孟子以庸敬斯須。啟之遂悟。一時字生出。冬夏之宜來。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時有孟季子者。惑於告子義外之說。乃私問於公都子。季子必溺告子之說者。曰。人皆謂義在外。夫子獨謂義在內。斯其說果何謂也。皆但未達義之旨。則聞行吾敬之說。不宜復爲置辨。

曰。行吾敬。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公都子曰。長之爲義。長之云者。敬之也是敬也。吾之敬也。未與長遇。而敬存於中。一與長遇。而敬流於外。然則其敬長也。乃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行敬屬於吾。故謂之

內。說統義之端。顯於敬敬之行。本於吾。此卽孟子長之若義乎。體貼出來。敬在盡心由也。心而施之。則曰行亦惟敬是。吾行此敬亦是吾。一吾字有味。說個在吾。則義內說個

在人則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王荆石使吾心本無敬也則雖遇有當敬之人亦邈然彼自彼我自我耳敬子何行義于何屬使行敬非我心也則雖遇有施敬之時亦泛然以形交以貌承耳不名為敬又何名為義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

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

中出也

則敬將誰敬公都子曰疏不踰親必當敬兄孟子曰設或鄉人與伯兄同飲而我為之酌則誰先公都子曰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孟子因辨之曰子謂敬為吾敬則宜吾能主之而彼與此臺不能轉移矣今所敬既在此兄而所長敬又在彼鄉人然則吾即有敬亦為彼此所轉移既為彼此所轉移則敬非吾敬而告子謂義外非內者果在外非由內

此總欲打破一吾字即告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但告子謂敬因人觸發非吾所得主也季子謂敬因人轉移非吾所得主微有不同耳何義門上章是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此章是就敬之異處謂其在外兩般說話一樣機鋒因之所敬在此二句及下文敬叔父二句俱要連貫看不可不對約直所敬在此而酌不先之是吾敬不能行所長在彼而敬不屬焉是所行者以絕非吾敬是我即有長之心到底不能不為外所奪其說視告子而加辨矣條辨玩一果字有確信告子之說不易意○張惕菴此是孟子季子巧詞眼目在一

歲二字盜鄉人長於伯兄多歲卽伯兄亦敬之爲弟者自不消說惟其只長一歲則伯兄胸中殊不鄭重此鄉人而季弟乃以之移易其敬兄之心是敬長之義全不由已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已明明畫一因時制宜四字反云果在外非由內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可爲一哂 輯五季子以敬視彼此爲轉移弟不知先酌鄉人時此敬兄之心果遂絕然無有耶抑其更真切於鄉人者自在耶按此隱與庸敬斯須打通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

位在西鄉人南之間

在賓客之位也

位在西北之間

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庸字斯須字便是時在兄在鄉人便是因

時制宜

公都子不能對以告孟子孟子曰子盍倣其伯兄鄉人之意而反詰之曰弟與叔

卽義也

父皆親也敬叔父乎敬弟乎吾知弟雖親不可加於叔彼將曰敬叔父則與子敬

兄之說無異矣子又因其酌則誰先而反詰之曰設使弟爲尸以象神則誰敬吾知叔父雖

尊心不可加於尸彼將曰敬弟則與子先酌之說無異矣子乃折之曰如此則敬叔父之心

移之於弟矣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吾所謂敬弟因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不得不爲